

世界文学名著说话

曹 開 元 著

五洲出版社 印行

世界文學名著評話

曹開元著

五洲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外銷 臺灣特產品圖鑑

THE KEY PHOTO OF TAIWAN HANDICRAFTS
AND NOUETIES China exporting products

中華民國外銷品——「台灣特產品、工藝品圖鑑」是為拓展外銷推廣產品，經過長時期的收集彙編不惜鉅資全部以彩色（原色）精印，產品達二萬種，用 150 重磅雙面銅版紙，中華彩色印刷廠承印，全書四百餘頁精裝 16 開本壹鉅冊，本書承蒙全省各特產品和工藝品製造企業提供寶貴圖片，並為國外採購及經售公司行號方便將原產品廠商地址附刊於上。

本書共分二十大類：

- | | | |
|-------------|-----------------|-----------|
| ①稀有古物複製 | ②人造漆品 | ③人造象牙製品 |
| ④銅器製品 | ⑤裝飾燈及古董 | ⑥寶石製品 |
| ⑦玉器雕刻 | ⑧硬玉、珊瑚飾物 | ⑨人造鑽石 |
| ⑩瓷釉琺瑯 | ⑪陶器製品 | ⑫大理石工藝品 |
| ⑬水晶玻璃製品 | ⑭木器製品 | ⑮竹器製品 |
| ⑯油畫、國畫、蝴蝶標本 | ⑰綵帶花、木製花、乾花、塑膠花 | |
| ⑱腊與腊製品 | ⑲洋娃娃與玩具 | ⑳手工藝及聖誕飾物 |

本書的出版承蒙外銷推廣中心(This publication is printed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Export Development Center)的獎助，使我們更加濃厚的興趣，而能使本書順利成功的出刊，但願本書能對台灣產品在國外市場的競爭上作為強有力的工具。



定價新台幣壹仟伍佰元 港幣200元 美金40元



出版者：泰運貿易有限公司
TAI-YUNG TRADEING CO., LTD.

中華民國外銷推廣中心

(This Publication is printed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Export Development Center) 獎助出版。

目 錄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1
「伊勒克特拉」	29
「神曲」	59
「十日談」	91
「吉訶德先生」	115
雨果和「哀史」	147
「戰爭與和平」	181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一

親愛的朋友！也許你沒有讀過任何譯本的「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賽」(Odyssey)，可是我猜想來你一定知道古代希臘有這兩部「傑作」，而且你知道這兩部「名著」的作者叫做荷馬(Homer)，是一個盲子，大約生在紀元前八百五十年左右，(也許你也已經知道這話是世界第一個歷史家，所謂「歷史之父」，希臘人希羅多德〔Herodotus〕說的，而這位「歷史之父」的生年却是紀元前四百八十四年)；而且，也許你更知道這位偉大的「盲詩人」的「遺著」，雖然據說很早在紀元前五百年頃就由一位賢明的雅典王庇士特拉妥(Pisistratus, B. C. 560-527)召集了一些文人代為編集寫定，雖然到而今三千多年來歐洲的文學史家沒有一個不尊重這兩部「傑作」是歐洲文學(也可以說是世界文學)最老的「老祖宗」，雖然三千年來有過許多學者研究這兩部書，而他們研究的結果印成書的，也可以自成一個小小的圖書館，雖然三千年來這兩部「古典名著」翻譯為無數種的語文，翻印過無量數版，歐美的青年在小學校時就讀了節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然而，親愛的朋友，你大概想不到吧：這位偉大的「盲詩人」荷馬當年是討飯的！不錯，據說他是「討飯」的，他挾了七弦琴，流浪在熱鬧的市鎮裏，唱

一曲歌，換一頓飯。他是那裏人？不知道；雖然後來有希臘的七個大城都說是他的家鄉，都搶奪這位大詩人去認同鄉，可是他到底是那裏人，始終弄不明白。近代有一位作家寫下了兩句詩，諷刺這件事道：

「七大名城搶得了死荷馬就心滿意得，
可是荷馬當年在七大城裏流浪行乞。」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朋友，這一切關於荷馬的傳聞軼事，你能够相信麼？如果你相信它，你也有理由。因為自從「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以來，古代希臘的哲學家文學家如蘇格拉底（Socrates），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柏拉圖（Plato），都把這位古代的「盲詩人」認為「實有其人」的。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葉，這位古代的光榮的「詩人」之是否真正存在，忽然成了問題了；德國的學者倭爾夫（Wolf）開始懷疑這二千多年的傳說。其後，學者聚訟紛紜，關於所謂「荷馬問題」的著作也可以自成一個小小的圖書館。朋友！在這裏，我們實在沒有那麼多的篇幅來引證各家的異說，我們只能夠把他們研究的結果記下一個大概。第一：荷馬這個人，很成問題了。據說希臘姓氏中沒有“Homēros”（就是英文寫成的Homer）這一姓，而“Homēros”一字在希臘語中，有「做押頭的人」的意義。古代希臘的風俗，凡「做押頭的人」就是一種「賤民」，其子孫不得為戰士，只能以「賣唱」（所謂「行吟」即是）為業。然則所謂「荷馬」者，不是私姓，而是公名了。又古代希臘風俗，凡「賣唱」者大都是盲子，所以「荷馬」是盲子的傳說大概由此而來。第二：因為所謂「荷馬」者既非真有其人，於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著作問題」也就有了新的解釋。據那些新說，則此兩大「傑作」並非成於一個時代或一人之手，這是同一主題下許多古代歌曲（自然都是無名氏的作品）之集合；不過據雅典王庇士特拉妥曾經命人編集寫定這一說看來，至少這些詩歌的產生是在紀元前四百年左右了。並且據蒲勒（S. Butler）的研究，則「奧德賽」的作者是一個女

子，（蒲勒以爲這偉大的名著至少那「初稿」是出於一人之手的，）並且這位作者也不是希臘本土人，並且蒲勒又以爲「奧德賽」的「產生」至少後於「伊利亞特」一百年，即在紀元前十一世紀；然則此二大「傑作」的時代更當推上去，實實足足是三千多年前的東西了。

親愛的朋友！我覺得什麼「荷馬問題」，什麼「『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著作年代問題」，還是暫且丟開不去管它吧。我們倒要先來看一看這兩部偉大的「名著」產生的時候，（姑且假定是紀元前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希臘的文化程度是怎樣的？

二

「伊利亞特」講的是希臘聯軍攻佔特羅亞城（Troy）的故事。「奧德賽」是講打下了特羅亞城以後，希臘聯軍中一位最有智謀的伊大卡國王攸力栖茲（Ulyses）航海遇險，十年方得歸家的故事。這兩件事都發生在希臘有史以前，其中保存着希臘民族最古的史實，八十年前德國的古物學家舍利曼博士（Dr. Schliemann, 1822-1890）在小亞細亞地方發掘得那個特羅亞古城的遺跡，於是證明了特羅亞戰爭大概是真有的。

朋友，現在我們讀西洋歷史，就會看見特羅亞戰爭是希臘開國第一大事件。朋友，也許你讀了那短短的「歷史」以後，你會想像到希臘當年是一個「文明國」而特羅亞却是「野蠻」的。可是，我的朋友，事實恰正相反。遠征特羅亞的希臘民族那時候的文化程度實在特羅亞之下呢！

讓我們來一點簡短的介紹吧。歐洲的歷史始自希臘。但在歐羅巴有歷史以前，小亞細亞沿岸已經開了燦爛的文明之花。而特羅亞城就是小亞細亞沿岸古文明的最後一個大商業中心點。這古文明的主人就是克里底人（Cretans）或伊琴人（Ægeans），他們達到了「文明」，遠在希臘建國以前二千年。當特羅亞人轟轟烈烈全盛的時

候，希臘人還是歐洲北部平原的野人。他們是印度·歐羅巴種族，自稱為希里尼人（Hellenes），他們只會遊牧，不懂得農業。大約在紀元前二千年以前，這些自稱希里尼人的游牧民族離棄了他們在多腦河沿岸的老家，往南方去，想找一塊新牧場。他們一路往南來，男人們帶着石斧石矢，女人和孩子坐在拙笨的車子裏；他們帶着大群的羊，還有管束羊群的大群猛犬。他們一路上攻擊那些弱小的游牧人，奪了牛羊，又把捉來的俘虜餵他們的猛犬。終於他們到了現在我們稱為希臘半島這一塊地上，殺死了島上的住民，奪了他們的田地和牛羊，又把他們的妻女當作奴隸。但這時候，這群希里尼人還是「野人」，沒有文字，也不懂得用銅器。他們在那希臘半島的高山上看得見伊琴人的帆船，看得見沿海一帶都有伊琴人的商業茂盛的都市，他們一定眼熱得很；可是他們也看得見伊琴兵丁手裏擎的是明晃晃的金屬的武器，比他們自己的石斧厲害得多，於是他們暫時不敢去惹這富有的鄰人。但是這些希里尼人雖則「野蠻」，可並不笨。他們漸漸地從伊琴人那裏學會了農業，航海，以及使用銅鑄的武器。這是化了好幾百年的工夫才學會了的，上古時代的日子就是那麼不值錢的！到了紀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做先生的伊琴人就倒楣了！學會了本領的希里尼人開始攻打「先生」的城市。大約是紀元前一千四百年的時候，希里尼人擄掠了克里底北岸的那個最重要的然而毫無防禦的克拏索斯（Cnossus）城；此後三百年中間，所有伊琴人的城市全到了希里尼人手裏，最後的一次長期戰爭大約發生於紀元前十二世紀，在小亞細亞；這就是「伊利亞特」所記的特羅亞戰爭！

特羅亞城是「伊琴世界」的最後的根據地，所以特羅亞城的陷落焚燬也就是「伊琴世界」的全部滅亡[⊖]。伊琴人雖然滅亡，可是

⊖失敗的伊琴人有一部分逃到現在我們叫做巴力士丁那個地方，算是一個新家，但頗不振了。

他們的「文化遺產」却被希里尼人（希臘人）承繼了去，而且發揮光大。不過這是後話，在特羅亞戰爭那時候，那班希里尼人的文化程度並不見得怎樣高妙。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商業，還只是半游牧半農業的民族；他們還沒有「國家」的組織，我們在「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裏所見的許多「國王」實際上只是游牧群中有勢力的會長；那時希臘民族分爲許多小小的部落，每部落又有大小不等的會長，擁有幾千人以至幾百人的勢力，（實在後來希臘全盛時代的「邦」，至大者亦不過十多萬人而已；）那時候，他們也許已經有點非常簡陋的文字，但此所謂「文字」大概和現在非洲土人的簡陋「象形字」差不多，完全不能派作用場；本來他們的「先生」伊琴人有一份好好的克里底文字，可是這些「克里底文字」跟着「伊琴世界」一齊滅亡了，那時游牧的「野蠻」的希里尼人似乎只看中了伊琴人的船，銅的兵器，以及陶工業，所以自始就不曾學習伊琴人的文字。那時候，希里尼人還不會建築好好的房子，他們看了他們那些征服地上的伊琴貴族府邸的遺跡，——龐大的石柱，他們只有驚異，以爲是巨人賽克洛普斯（Cyclops）的手工。那時候，希里尼人甚至還沒有好好的衣服，他們穿的是粗羊皮。

那時候，這些好戰的希臘人的武器却也簡單得很。是在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希臘方始進入了「鐵器時代」，所以當特羅亞戰爭時，希臘的戰士用的都是銅鑄的兵器。大概是劍，矛。還有牛皮做的盾。他們穿銅片做的甲以及銅質的盔。但是這樣的「全副武裝」，只是「將官」們穿的。「將官」就是會長，或是擁有若干奴隸的小會長。不大著名的戰士已經沒有那麼整齊的武裝了，（所以「伊利亞特」中說到阿契里斯〔Achilles〕的好朋友柏特洛克勞斯〔Patroclus〕借了阿契里斯的甲盾和戰車去出陣），普通的小兵更沒有。在戰時，也只是兩軍的「將官」對打，小兵們的廝殺是不關重要的。戰勝的「將官」例應掠奪戰敗者的甲冑兵器，並且把死者的光裸裸的身體縛在戰車後面拖着走。打敗仗那一方面的財物和女子（這也是財

物)照例由戰勝者掠奪了去均分，而女子的命運就是爲妾爲婢。

這一切，便是特羅亞戰爭時代希臘人的文化程度。

朋友！現在讓我們來想想，當年的希臘人——文化程度那樣低下的希臘人，怎樣從特羅亞戰爭的題材產生了偉大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上面我們說過，特羅亞戰爭那時候，希臘人還沒有文字。（希臘人有文字是在和腓尼基人通商以後借用了腓尼基文字的字母又加了韻母這才開始的。）但是那時候，希臘人的語言却已發達到相當程度。他們從伊琴人那裏學了許多乖，他們征服了伊琴人，他們和伊琴人雜婚，——這混合的血族就是現在的希臘人，有些學者以爲這血液的混合對於後來希臘文明有很大的關係，——然而他們用的語言始終是他們自己的，不過採用了許多伊琴語，內容就更加豐富了。那時候，因爲沒有文字，一切全憑記憶。有專門「記憶的人」。這些專門「記憶的人」就好像是活的「書櫥」，他們隨時要被酋長們叫了去，查查他們肚子裏的「舊檔案」。可是他們在一個好戰的民族中，並不被重視。幹這一行的，通常是「盲子」之類不能打仗的人。雖然他們不會打仗，然而遇有戰事，他們却要做隨軍的「記者」了。戰事既畢，這些滿載戰事新聞的「記者」回到家鄉，自然會受熱烈的歡迎。同時有些「賣唱」爲業的「盲詩人」也要從那些「記者」口中弄些材料來隨口編成歌曲到各地去「絃歌」。單純的戰事新聞嫌乾燥，就加進一些民族的「神話」。特羅亞戰事首尾亘長到十年，這在上古時代當然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當時希里尼人的無數部落裏就會有無數的歌曲講述這戰爭的一鱗一爪。而這，就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產生程序的第一步！

後來經過了幾百年，這些描寫特羅亞戰爭的歌曲愈演愈繁複，增飾之處亦愈多，終至成爲兩大「故事的集團」，到了紀元前五百年頃，雅典王庇士特拉妥的時候，這才可以編次刪節，由口頭的成爲書面的，便是我們現在所見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了。

朋友，這就是我們現在認為最合理的說明，——關於「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產生過程。並不是特羅亞戰爭當時的希臘人就能夠產生了這樣完美的「傑作」，而是經過了五六百年的長時期，無數「詩人」的增飾修改然後告成的民族的集團的著作。因而在這兩篇「名著」裏雖然還殘留着紀元前十一世紀希里尼人的「野蠻」痕跡，但更多的却是有了國家組織後的「文明」的希臘人的情感和思想，——特別是「奧德賽」中的「倫理思想」。

三

朋友，現在我們應該來看一看「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所記的「故事」了。自然，我們只能說一點梗概。先講「伊利亞特」。

「伊利亞特」是一萬八千行左右的長詩，分為二十四卷。這樣長的篇幅，在小說中也算得長的了（倘使說每行詩平均二十字就有三十多萬言），何況是「詩」？然而尤奇者，這麼長篇幅首尾所佔的時間不過二十多天，——不，倘依書中主要的「動作」而言，不過是四天！而這些主要的「動作」就是打仗。司各德（Sir W. Scott, 1771—1832）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Ivanhoe）也有二十多萬字，故事首尾僅佔八天，也算得出奇了，然而比起「伊利亞特」來，猶有遜色。

上面說過，特羅亞戰爭是延長到十年之久的大戰。但「伊利亞特」所記的，却是這次大戰將近結束那幾天。當時希臘是聯軍，而特羅亞也有幫手；單在希臘軍方面，據說就有十萬兵和一千一百八十六條船（自然這種數目字很不可靠），這在上古時代，也算得「大規模」了；但是「伊利亞特」所記的戰事却只是兩軍「將官」個人對個人的交鋒，小兵的作用差不多看不見。這，就是那時候戰爭的「特色」，而「伊利亞特」的「特色」也就在能把那時候（說是距今三千一百年吧）的「戰術」很集中地描寫出來。

要是單寫上古時代那特異的「戰術」，三十多萬字是寫不滿的，並且也太單調了，所以「伊利亞特」中闡入了許多「神話」，

「神」像「人們」一樣的分爲兩派，各祖一方面；於是在書中每一次交戰後就有三方面的忙碌的會議：希臘軍，特羅亞軍，和天上的神們。就是這，構成了「伊利亞特」的奇瑰的色彩。

現在，我們就來寫一點「伊利亞特」的梗概。

特羅亞軍的老將們坐在城頭上觀看下面希臘兵和特羅亞兵的肉搏。特羅亞城已經被圍了九年之久了，戰事已經接連了九年。爲什麼阿加綿農，希臘聯軍的統帥，要糾集了那麼多的人來攻打普賴安的特羅亞城呢？到底爲了什麼不可解的深仇夙怨？

荷馬告訴我們，希臘軍中第一勇將阿契里斯因爲分不到一個女俘虜，在和統帥阿加綿農鬥氣了，但是所有一切糾紛的根因却在很久以前，在「神」皮利阿斯結婚的喜筵席前。這位「神」大宴嘉賓，可巧地就漏掉了一位女神厄立斯。於是厄立斯就生氣了，以一金蘋果投筵上，蘋果上寫着字：「給最美麗者。」神們可真也忒小氣，神后希拉，女神阿典娜，愛之女神委娜斯，都爭起來了。神王宙斯不能解決，乃命就下界人去裁判。這下界人就是特羅亞的王子巴里斯，方在伊大山中牧羊。三位女神各許以重酬，而委娜斯的却是天下最美的婦人。這恰恰投了巴里斯之所好，於是委娜斯引他到希臘的斯巴達邦，引誘了王后海倫捲逃同回特羅亞去了。全個希臘都忿然大怒。斯巴達王門涅雷阿斯訴於其兄阿加綿農——亞各斯及邁錫尼的王。於是希臘聯軍出征特羅亞，阿加綿農做了統帥，勇將就有阿契里斯，謀士則有攸力栖茲，伊大卡國的王。

闖禍的是巴里斯，遭殃的却是他的老父和哥嫂，還有姪兒姪女。古希臘還有許多詩歌講到九年戰爭中特羅亞的受難情形，可是「伊利亞特」講的，却是第十年上戰事將近結束。特羅亞軍中的猛將是巴里斯的哥哥海克托，能够和他對仗的，希臘軍中只有阿契里斯一人，然而現在阿契里斯爲的和統帥鬥氣，自帶本部人馬退下去，不肯出陣了。

那邊特羅亞城中，海克托也在責罵他的弟弟闖下了禍。不料那

荒唐的巴里斯也有時能够奮發。他對他哥哥說：「海克托，你責備我的話，都有理。但是我做的事，全出神意。神給我的光榮的禮物怎好丟掉；終不成人家說一聲『還我人來』，我們就雙手奉還去。不過倘使哥哥你要我出陣的話，好，咱們就講好，希臘人和特羅亞人大家都莫動手，單看我和門涅雷阿斯單人相鬥，分個勝敗。讓我們兩人性命相搏，誰勝了誰就有海倫和她帶來的一切珠寶。你們衆人都不不要再廝殺，好好地講和，哥哥你和老父仍在這裏做王，他們希臘人也回家去看他們的老婆和牛羊。」

就是這麼着，巴里斯和門涅雷阿斯單人相會，而兩軍的「將宮」們齊作壁上觀了。特羅亞的老王普賴安和一些老將官都在城樓上。老普賴安一向就沒怪怨美麗的海倫，這時候，他就喚海倫也上城頭來，要她指認希臘軍中那些大將。當海倫徐徐而來的時候，特羅亞那些老將們看見了都輕聲說道：「無怪希臘人和我們特羅亞人要打了那麼多年的仗呀！」只這一句話！然而就這一句，已經描寫盡了海倫的「傾國傾城的貌」。不過那些老將們却又悄悄地議論道：「話是這麼說，到底還不如讓她上船回老家吧。」

人人盼望中的解決終於又落得一場空。巴里斯和門涅雷阿斯的單人決鬥沒有結果，（女神委娜斯暗中幫着巴里斯，）和議不成功了。

於是「場面」轉到了特羅亞的宮闈。交戰中，勇敢的海克托抽身回宮和他的妻，他的幼子訣別；這是真正「兒女情長」的描寫。海克托微笑着，看着他的襁褓中的小兒子。「唉，海克托！」他的妻叫着，「不要走！你是我的父母，我的哥哥，我的丈夫，——我一生的靠傍！敵人們專打你一個！」

「我知道總有一天，」海克托回答，「老普賴安以及他的臣民全都完了。可是請你想着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和我的諸兄弟吧，請你不要提起你的歸宿使得我心亂呀。」他伸手想抱他的小兒子，但是這小孩子怕他那一身的銅甲，特別是他的銅盔上顫動的纓毛，

躲在乳母的懷中，不肯抬頭。海克托立刻除下了盔，放在地上。他吻他的兒子，抱他在懷中，禱告太神宙斯和諸天衆神道：「神呀，保佑我這兒子，使他將來是特羅亞人中最出色的一個，是一位好心而偉大的王。他將來打仗回來，讓人家讚他一聲：『比他父親還強，』讓他的媽媽聽得了心裏快樂。」於是他把兒子交給他的妻，——妻在淚中微笑地接了；於是在怡然的話別中，海克托出宮再上戰場。

以後是許多的交鋒，許多的各式各樣的「動作」。實在，「伊利亞特」可說是世界上一部偉大的短篇故事集子，描寫了上古時代那些「貴族」們的生活。平常人是沒有地位的。並且，這雖然是希臘的「史詩」，但是海克托的地位却近於「主角」。海克托也許還不是阿契里斯的真正對手，但阿契里斯一直不肯出陣，希臘軍就被海克托逼得慌了。阿契里斯的部下驍將又是好朋友的柏特洛克勞斯請借了阿契里斯的甲冑兵器戰車去擋一陣。這一去，柏特洛克勞斯被海克托殺死，並且奪得了戰車甲仗。於是阿契里斯又一次大怒，第二天，（那一夜，女神西底斯，她是阿契里斯的母親，求天上的鐵匠弗爾甘漏夜給阿契里斯趕造了一副新盔甲，）和海克托在戰場上相見了。這一場惡戰寫來精采得很。阿契里斯追逐海克托，繞特羅亞城三匝。神王宙斯在空中把兩位英雄的命運放在金天平上，海克托的竟沉下去了。命運注定他必死！於是女神阿典娜執行了命運的規定，幫了阿契里斯一下。海克托死了。兩軍的人都悲悼這位英雄，最後連阿契里斯也感動了。所以當老普賴安不顧衆人的勸阻，身入敵營求見阿契里斯索還海克托屍體的時候，阿契里斯禱告道：「請不要怪我，柏特洛克勞斯，要是你在陰間知道了我把海克托的屍身還給了他的爸爸。」

特羅亞城裏舉行了盛大的海克托的葬儀，「伊利亞特」也在這裏完了。

四

「奧德賽」比「伊利亞特」短些，約一萬五千行，也分爲二十四卷。前十二卷寫攸力栖茲自述他在歸國途中的經驗，充滿了「神話」的材料，可說是他和「神」的奮鬥；後十二卷則寫他歸國後的事情，是他和「人」的奮鬥了。全書「故事」所佔的時間，首尾共約十年，和「伊利亞特」之僅得二十餘天，剛剛相反。

下面就是「奧德賽」的梗概。

這是特羅亞城攻陷以後第十個年頭了。雖然「伊利亞特」只講到海克托的死，但別的詩歌告訴我們：阿契里斯如何死，希臘聯軍如何用了攸力栖茲的「木馬奇計」攻破了特羅亞，如何這小亞細亞的古城被燒成一片瓦礫，老普賴安如何死，他的后赫丘巴，女兒卡散德刺，媳安德洛馬岐（就是海克托的妻）如何被希臘的「將官」們侮辱，海克托鍾愛的幼子如何被害；還有，特羅亞皇族裏的小小的伊尼阿如何逃出了特羅亞，在意大利半島找得了新家，是爲羅馬的始祖。

特羅亞既經燒燬了，「子女玉帛」也都分派完了，希臘聯軍的兵頭兒快快活活回家了。統帥阿加綿農想出了一個新奇的「報捷」方法，——在山頭舉起烽火，一山一山聯結，跨海直到希臘，——報告他的后克利丁尼絲特拉，特羅亞已經攻陷，而他快要回家。可是這位驕傲的統帥凱旋回國就被他的后殺死。（這一段故事見於希臘悲劇家亥斯奇洛的三部曲第一部「阿加綿農」。）至於美麗海倫的前夫門涅雷阿斯呢，則運氣較好；他和海倫重做夫妻，就好像沒有過特羅亞戰爭那回事，他們安然回到了斯巴達，並且再不必怕有第二個巴里斯來搗亂了。其餘的希臘「將官」各人都滿載而歸，不在話下。

只有那位「智多星」攸力栖茲却碰到了種種磨難。特羅亞城須得十年工夫才能攻下，可是又過了十個年頭，這位多計的攸力栖茲尙在海上飄泊。他那時被美麗的卡力普索軟禁在妖島。在這以前，

攸力栖茲和他的部下已經在海上遇見了許多危險，因為他觸怒了海神涅普條因，這位神處處和他爲難，現在他被妖女卡力普索軟禁了七年之久，也是涅普條因從中主謀。

那時候，攸力栖茲的妻皮涅羅皮在家裏却也不得安閒。許多貴族少年包圍了她，向她求婚；他們天天在攸力栖茲宮裏喝酒胡鬧，把攸力栖茲一份家產幾乎化光了。有耐心的皮涅羅皮很巧妙地應付這一群求婚者，說須待她把一個網織成，方才能够談到再嫁；可是她白天忙着織網，晚上又把那織好的統統弄壞，這樣一天一天挨過去了。

「奧德賽」第一卷就寫女神密涅發請求神王宙斯傳諭妖女卡力普索釋放攸力栖茲回家，同時密涅發自己幻化爲退菲安國王孟提斯的模樣，親自到伊大卡國尋訪攸力栖茲的兒子忒楞馬卡斯，指點他去尋父親回來。在這裏，就從密涅發的眼中寫出了那班求婚人的無賴行徑。忒楞馬卡斯依了神的指示，遍訪派洛斯的國王涅斯忒和斯巴達國王門涅雷阿斯及后海倫，知道了父親的所在，一時不得脫身，只好回轉伊大卡先去對付那班求婚的無賴。這一大段的故事算是「奧德賽」開場的「引子」，以下方入攸力栖茲本人的「冒險」。

正當忒楞馬卡斯訪尋他父親消息的時候，攸力栖茲也從卡力普索的妖島上脫身了。美麗的卡力普索自然不敢違抗宙斯的命令。但是海神涅普條因（他和宙斯是兄弟行）却還不肯干休。他興風作浪，又把攸力栖茲的木筏弄破。這時候，又虧得水中女仙愛諾贈給了一條寶帶，而密涅發女神也在暗中相助，攸力栖茲這才能够從險惡的波浪中游泳到了菲細亞島的港口。這菲細亞島上的國王名爲阿爾卒諾阿，有女名諾息揆亞，先一天晚上就得密涅發女神在夢中啓示，要她次日往河裏去洗衣。諾息揆亞遵了神示，帶領宮女們到河邊洗衣，果然遇見了攸力栖茲，知非常人，就給了他衣服，教他直到宮中找着王后請求援助。爲的處處有密涅發神幫忙，落水的攸力栖茲又做了菲細亞島國的上賓。島王替他準備好船隻和食糧，還有許多珠

寶金銀，送他回去。不料在錢行的宴席上，攸力栖茲聽得歌者歌唱着「木馬破特羅亞」的故事，忍不住下淚，被島王窺破，質問原因。於是攸力栖茲乃直陳真名姓，並自述離開特羅亞城後在海上的種種冒險經過。這一大段追述就是「奧德賽」的前半部的骨骼。

原來十年前攸力栖茲帶領部下從特羅亞航海歸國，先到了伊奧馬魯斯，此地有西可尼安人的城市；攸力栖茲殺了居民，掠獲了無數的錢財女子，次晨島民反攻，攸力栖茲部下頗有損喪，開船急去。以後風向不定，他一行人只在海中飄流，曾到了「食蓮人」所住的地方，這裏有一種蓮花，外來人喫了就不想回家；攸力栖茲部下有兩個人喫了那蓮花。攸力栖茲急忙開船，總算脫離了那可怕的誘惑。可是隨即又闖進了巨人族賽克洛普斯所居的荒島。這些巨人有很大的肥羊，攸力栖茲帶了一些伙伴，上岸去偷羊，就被賽克洛普斯幽囚在石洞裏。關了兩天，攸力栖茲的伙伴被巨人喫掉了兩個。但是攸力栖茲却也想好一條計策，乘巨人熟睡的時候，用燒紅的樹幹戳盲了巨人的眼睛，逃回到船上。不料那巨人就是海神涅普條因的兒子，因此涅普條因和攸力栖茲有了仇，處處阻難他的航行了。離開巨人島後，攸力栖茲他們又到了那快樂的伊奧拉斯所住的浮島。伊奧拉斯款待攸力栖茲很好，一住就是三十天，後來臨走時，伊奧拉斯送給攸力栖茲一隻大皮袋，裏邊裝着各樣的惡風，却只留西風在外，吹送攸力栖茲他們回家。航行了九日，已經可見祖國了，不幸攸力栖茲的伙伴們以為那皮袋內藏的定是寶物，私下開了袋口，立刻惡風大作，將他們吹回原路。途中在拉摩斯又遇巨人族，攸力栖茲喪失了所有的船，僅剩他自己所坐的一條。然後飄流到了太陽神的女兒塞栖所住的伊耶島。這塞栖能作魔法，變人爲豬。攸力栖茲的伴當都被變豬了，獨攸力栖茲因先得神黑梅斯贈以仙草，得不變。塞栖見自己的魔術不靈，又知來人是攻破特羅亞的英雄攸力栖茲，就把餘人盡復爲人形，留攸力栖茲在島上做了夫婦。這一留，又是一年。攸力栖茲和他的伙伴再也耐不住了，塞栖也答